

# 铁匠：泪水和汗水交织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铁匠这个行当已经差不多消失了,但留在人们舌尖上的众多话语却说明:这个行当曾经与人们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。光歇后语就有:

铁匠绣花——改行。  
铁匠摆手——欠锤(揍)。  
铁匠打铁——硬碰硬。  
铁匠的墩子——听人锤。  
铁匠的围裙——一身窟窿。

铁匠传手艺——趁热打铁。

铁匠铺里卖棉花——软硬兼施。

铁锤叮叮当当,火花灼灼闪烁,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,绝对离不开铁匠。

就经营方式而论,铁匠有

两类:走村串庄的和定点加工的。

走村串庄的,多半是三个人一帮——一个师傅带着两个徒弟,其中一个接近出师。他们推着一辆小车,带着家什,还有简单的行李。进村之后,倒是很受农民的欢迎,热情地帮助他们选择场地、支炉生火。他们的生产是“来料加工”,很快活计就来了。有的要给锄镰锨镢加钢铁,有的则要新打点铁制工具。于是炉火通红,师傅把烧得通红的铁件钳出来,放在砧子上,手锤指挥,两个徒弟依照手锤的指点锻打。叮叮当当,好不热闹。可是夜晚呢?即使不是露宿,那单薄的被褥也难以御寒呀!夏天则除了烘烤之外,夜里也得受蚊虫的叮咬。他们的服务对象只是农民,都穷得叮当响。黄县的文人写《铁匠谣》,把铁匠生活美化得诗情画意,只怕从祖辈起就没有人当过铁匠。

烟台的铁匠不是流动的,沿着通衢大道有零星的“红炉”,往往附近有个牲口上蹄



铁的棚子,再就是比较集中的兴隆街。当年的兴隆街不只是一条,铁匠铺也远不止一厂。他们已经进行“批量生产”了,产品由行商同意收购卖往地方。当然,师傅不过是领着干活的“把头”,掌柜的很少光临现场,当时也根本无所谓的“劳动保护”,有人把解放后才有的“皮裙”说成了旧社会就有,那是忘记了时代,当年有一条布满窟

窿的帆布围裙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
兴隆街上也流传着《铁匠谣》:

铁锤叮当响,昼夜辛辛苦。  
烟熏又火烤,炉前汗如浆。  
累断脊梁骨,难养爹和娘。  
三百六十行,最苦是铁匠。  
如今,铁匠早已成为“消失的行当”了,但是,歌谣却留在了人间。

# 胶东农村的分家书

曲京溪

在我们胶东农村,养了多个儿子的家庭,待一个或两个儿子结婚后,一般要分家(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也有分家的),而且儿子越多的家庭分家就越早。分家,要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;对儿子儿媳赡养父母的义务进行书面约定,并写成文书。这种分家的文书,在我们家乡叫做“分书”。

我父母一共生育了我们四个儿子,我排行第三。大哥是1975年结婚,到1976年有了我侄子后,家里的人,增加到了十二口。老少四代人,进出三间旧草屋,不方便的地方日渐显多。那年春天,父母拿出全家多年的一点儿积蓄,生产队提供了土坯、麦秸草还有人工,我们家盖起了六间新草房。母亲说:“老大,眼下房子也有了,你就出去个人过日子吧。”大哥觉得自己结婚才一年,就跟父母分家,有点儿不好意思。而父母则怕日子长了,跟我大嫂生出摩

擦,不如和和气气地分开过好。按我们老家的规矩,分家是要请老舅来主持的。可我们的两个舅,早已疾病缠身行动不便,不能到场。父母就商议着,让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来办理此事。

那年代,农村还没有电灯。一天晚饭后,父亲点上煤油灯,又拿出了只有过年时才用的玻璃罩灯,哈着气,把玻璃罩擦得铮亮,也点了起来,放到了炕席上。不一会儿,队长和会计来了,父母便打发我们到东间奶奶屋里去,叫我们掩上房门。父母和队长会计说了一会儿话后,大哥推门进了西间。我们好奇地从门缝里朝西间瞅,见会计正趴在炕沿上写着什么。父亲先于母亲下世,直到2009年母亲去世后,我们才在母亲的遗物里,发现了一张尺幅大小,旧了的红纸。大哥说这就是当年他分家时的分书。我拿来看时,见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:旧屋后边的六间房,西三间给大哥,还有屋前的三棵杨树。大哥

每年供给父母:小麦160斤、玉米200斤、花生10斤、花生油10斤,养老钱60元;我二哥结婚时,大哥出钱80元、我结婚时出100元、四弟结婚时出200元;我父母生病时,医药费超过10元的,大哥出四分之一。

我发现,在这张分书中,大哥供给父母吃的粮油,占了一多半内容。分书,就是当年社会的“表情”,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吃,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,不但是人们追求的过程,而且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。世上没有比饥饿更令人痛苦和尴尬的了。分书,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,但它同样能对人起到约束作用,制约着做子女的,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。当父母年老不能下地劳动了,子女能让老人吃饱饭穿暖衣,就算是孝顺孩子了。

在我见到的分书上,只是约定了对父母的物质赡养,而对父母精神赡养的条款一点儿也没有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挺大的缺憾。满身疾病的母亲,在



父亲过世后独自生活了12年后下世了。母亲的离去,让我们撕心裂肺,后悔不迭。我也知道,人老了不但需要物质上的赡养,而且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,空巢孤独是老人最大的杀手。但我总是说工作忙,没有常回家看看母亲。我还曾错误地以为,母亲不愿长期跟我们一起住,是因为母亲老了图个清静。其实,我母亲有多么的喜爱热闹啊!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。厚葬不如薄养,孝心不用约定,行孝在当下,才是为人子女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选择,也才是减轻失去至亲刺心般疼痛的心灵妙药。

# 登州人与锁麟囊

陈文念

爱好京剧的戏友,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京剧传统剧目《锁麟囊》的,但知道这出戏选材于登州人的可能就凤毛麟角了。剧中所表现的两个主要人物薛湘灵和赵守贞,一个仗义疏财,富有爱心;一个知恩不忘,诚心相报。弘扬了人间的真善美,折射出登州人的人性光芒,世代相传,长久不衰。

它是现代著名剧作家翁偶虹专门为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程砚秋创作的新戏,1940年4月29日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,初次面世,就引起剧坛轰动,是民国末年为数不少的京剧新剧目创作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成功之作。在此后的岁月里,《锁麟囊》一直是程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,大凡热爱程派艺术的演员和观众,无不对《锁麟囊》耳熟能详。那些优美的唱腔,流传了半个多世纪后,愈益深入人心。焦循是清乾隆时人,他曾

在登州为官。此人厌恶官场而迷恋乡野,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,专心致力于著述,有四十余种、三百余卷问世。《锁麟囊》改编是焦循笔记小说《只廛谈》记载的一个行善得报的故事。

登州女主人公薛湘灵是富家独生女儿,出阁路上在春秋亭避雨,偶遇另一乘避雨的轿子,坐着同一天出阁的贫家女儿赵守贞。薛湘灵听贫女在轿内啼哭,想起自己自幼生活在富贵之家,锦衣珍食,不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苦命人,动了恻隐之心,将母亲给她作陪嫁的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赠与贫女。

六年后,登州遇洪灾,薛湘灵家底败落,和丈夫、儿子也走散了,便独自辗转来到莱州。这时她正饥肠辘辘,却身无分文,恰遇当地一个姓卢的富户向灾民舍粥,便在奶妈引领下做了这家富户的保姆,侍侯这家的小儿子天麟。一天,天麟不小心把手里玩的球儿

扔进了后花园的一座小楼里,薛湘灵便爬上楼去找球,无意中发现桌子上供着一只锁麟囊,仔细一看,正是当初自己在春秋亭送给赵守贞之物。触景生情,想起自己曾经的富贵之家,从施舍别人而瞬间沦落到亲人失散,贫苦不堪,不禁悲从中来,失声恸哭。此情此景被天麟看在眼里并告诉了母亲赵守贞。原来赵守贞嫁到卢家之后,就是靠着锁麟囊里的珠宝而富贵起来。但她不忘恩人,便在后花园里建起一座楼,把锁麟囊供奉在里面,以表达自己对恩人的感激和挂念之情。赵守贞跟随天麟来到楼上,问明缘由后方知眼前的落魄女人就是当年帮助过自己的恩人,于是立即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给薛湘灵换上,并把薛湘灵待为上宾,后来又帮她找到了失散的亲人。

翁偶虹是著名戏剧作家,深谙戏曲表现的规律,既能够把浓处做得淡如清茶,更擅长

将淡处做得浓如醇酿。《锁麟囊》写主人公薛湘灵的人生遭遇极大变故,须臾之间,从豪富人家撒娇使性的阔小姐,落魄到衣食无着、生计无门的悲惨境地。然而,剧本在这一变故中,用来传达触动主人公内心世界变化的细节,只不过是孩子想要世间本无的绿马。薛湘灵从富贵人家颐指气使、呼斥下人的宠女沦为为仆役,借两家孩子都想要剪一匹绿马,联系在一起,虽然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细节,却折射出贫富易位的强烈对比。《锁麟囊》既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哲理,又易于获得普通观众的广泛认同;剧情简单明晰,人物关系与线索一目了然,因此才有极大空间,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恰是前人所谓“借琐屑传出苦情”的经典版本,并因此传递出人生大智慧。“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,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”,这世上有多少人昧于这再朴素不过的道理?

## 再探魁星楼的始末



肖义源

想不到一篇《烟台魁星楼哪去了》的文章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,尤其受到诸多老烟台人的热议。有人说:“天天开车从魁星楼隧道穿过,根本没关心隧道名字的来历,原来烟台还真有一座魁星楼。可怎么从来没见过,它在哪?”也有人说:“当年小时候,魁星楼一带可热闹啦!山上绿树成荫,山下小河流水。天空湛蓝,空气清新。女人们坐在河边赤着脚浸在水里边嬉说边洗衣裳。孩子们则跑到山上魁星楼里面趴老木(捉迷藏),也比试攀登。”(因为此座魁星楼虽是三层建筑,但层间没有楼梯供上下。一层墙壁让玩耍者用石头掏成几个脚窝,胆大的靠它爬上二三层玩耍,让人捉不到,胆小的只能在底层仰着脖子干瞪眼,上不去捉不到就得认输)。

“山坡下有几幢红瓦白墙建筑风格独特的蚕丝学校小楼很映眼,大人们都说那可是小洋楼啊!院内有几个很深的大湾,夏天孩子们在里面洗澡,水性好的就跑到湾边的山上往下跳水,那可真叫一个刺激!”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了:“咳!过去魁星楼那一带确实美,风景秀丽,天地人和!”(据史料记载:魁星楼遍布全国各地,不完全统计有35个。魁星是上界神仙,虽其貌不扬,却执掌朱笔大权,精心履行自己的职责,古有“魁星点状元”一说。因此,古代读书人常到魁星楼祈求学业有成,好让自己或后代金榜题名,光宗耀祖。烟台“魁星楼”始建于清朝乾隆七年,由烟台奇山所城里刘姓人所建)。

就是这样一座和全国35个共同体的魁星楼,建后224年来,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座落在海拔111米高的祈雨顶上(我们称开花石),饱经战乱及风霜雪雨,为黎民百姓佑福疗伤。你说它招谁惹谁来,1966年却给它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,好好的一座清代古建筑结果人为地毁掉了!多好的古建筑,本该延年益寿,却被半路捣毁……周围人们陷入了静静的思念之中。呼吁社会有识之士或商界精英及热爱本土的志愿者,建议有关部门领导,共同拟订一个方案,在原魁星楼的旧址原汁原味地重建起来。一则告慰1742年奇山所城里的原建者刘姓先人,二则告慰全国的“魁星楼”同伴:烟台魁星楼又矗立起来啦!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